

景福阁的月

叶广岑 / 著 JINGFUGE DE YUE 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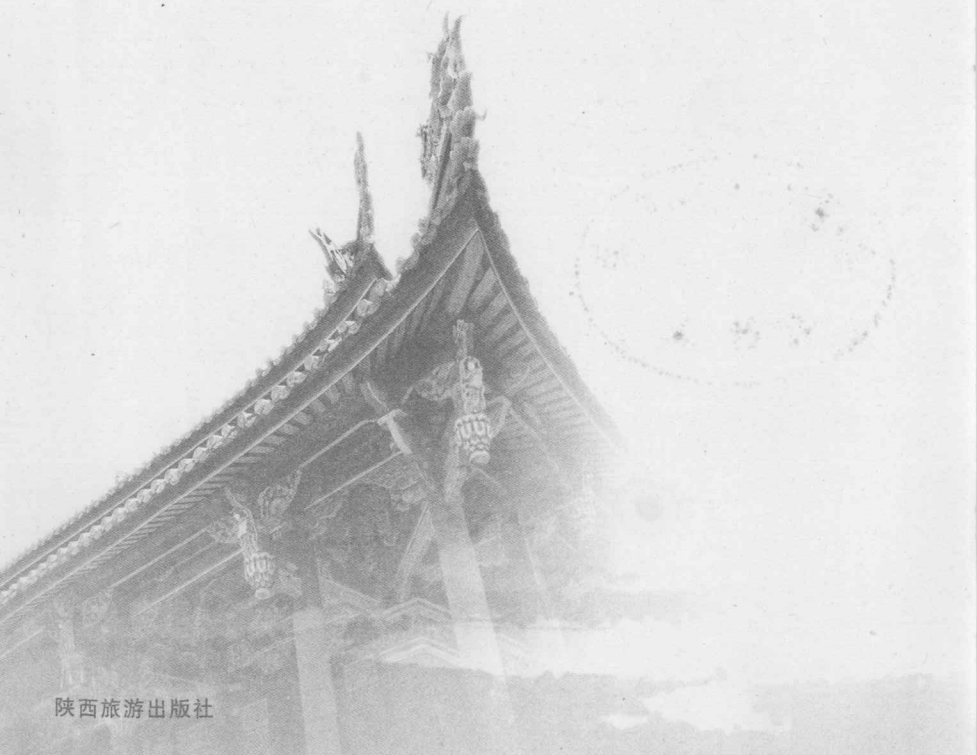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I267 / 748:2

景福阁的月

广岑 / 著 JINGFUGE DE YUE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景福阁的月

叶广苓 著

(下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策 划:王巨川 张小平

责任编辑:王巨川

责任监制:刘青海

景福阁的月

叶广苓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鸿鹄印刷厂印刷

陕西华文高科技发展公司激光照排中心照排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5 印张 220 千字

2006 年 3 月第 2 版 200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418-1617-5/I. 439

定价:48.80 元(上、下册)

作秀

初听到作秀这个词是在日本筑波大学，我们班有位叫徐淑贞的台湾学生，她常说某某在作秀之类的话，这词大概是台湾的流行语，大陆上不常见。我问她作秀是不是装模作样的同意语，她说不是，弄得我很迷惑。后来她由台湾给我搞来一盘三毛的名为《阅读大地》的文学讲座录音，说三毛在向文学青年作秀。我听了录音带，感觉三毛的通盘讲演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学布道，是一种与常人相隔甚远的人生感悟，尽管她让青年听众们“坐到她身边来，坐到讲台周围来”我也感到了她与众人之间那道难以抹平的印痕。为此她似乎做过不懈努力，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，但终归象让人抓不住的风，读者羡之爱之，却不得与其亲近。有一次我在图书馆读到李敖的书，他也提到了作秀这个词，提到了琼瑶和三

毛。他说琼瑶写小说不过是“童子操刀”而已，是象牙塔里的梦境，而三毛则是琼瑶的一个变种，琼瑶的主题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，三毛则是在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之外“又加上一大把黄沙”，而三毛的毛病就出在这大把黄沙上。三毛要去帮助黄沙中的黑人，这其实是一种作秀，其性质与歌星影星等慈善演出并无不同，他们作秀的成分大于一切，你绝不能认真。李敖先生对两位女作家的评论虽不能让人十分赞同，但至少使我对作秀一词有了初步理解。更有幸的是去年竟目睹了某星作秀。

去年冬日我沿长江逆流而上，走走停停，半旅游半流浪式地闲逛。在四川奉节上船时，为当地所产圆润光滑之脐橙所吸引，购置一筐，搬运上船，以便赠送亲友。我这一脚黄泥，一身尘土，又携巨筐，大约与贩橙子的毫无二致，在进入船头休息室时被一个穿羊毛衫的小白脸阻拦在外。白脸说这是贵宾休息厅，四等仓在下面。我说我就是要进贵宾厅，你焉知我不是贵宾？遂将手中船票递过，他认真审验了，确认无误，方将我放入。

我坐在沙发上，细细观察这一帮男女，不久窥出端倪，这一干人等原来是陪了一位域外大红大紫的歌星作三峡旅游的。男女们众星捧月般环绕歌星左右，有人给端茶，有人给剥桔子，有人啪啪地给照相。那歌星将架子端得很足，嘴上虽说：“啊呀，不要给大家添太多麻烦啦……”脸上却是王爷般的坦然。我觉着可恶，至于围着他的那帮人则在可恶之外又加上可怜了。

歌星矜持而有教养,举手投足都让人觉着文化素养的艺术素养高深。后来他站了起来,踱到大窗前,望着西沉的红日说要作诗,厅内一时鸦雀无声,众人洗耳恭听,静等传世之作吟出,我亦在其中,因报上介绍说,此星不只会唱,在词曲方面也造诣颇深,歌星闭着眼,沉寂半晌,朗朗吟道:“长江落日……日落长江……不行,感觉不好,感觉不好……”见歌星再无新词往下续,众人便鼓掌,说这几句就很好,我亦使劲大鼓其掌,为的是这小子竟有勇气敢在长江上装孙子。京剧有出叫《望江亭》的戏,内中纨袴子弟高衙内在江亭之上见江水明月也曾吟诗一首:“月儿弯弯照楼台,楼高小心摔下来。今日遇见张二嫂,给我送条大鱼来。”以衙内与歌星相比,衙内之诗尚略胜一筹矣。

今春在广州见到大连膀大腰粗的作家邓刚,说及船上一幕,邓刚直笑,他说他爱吃苞米花,老怕人看见,认为大作家吃这个,太丢人。有一回他去大学讲演,下面递条子说他不戴眼镜不文弱不像作家,他在台上大怒特怒地说:“我就健健壮壮,我就不戴眼镜,我就穿老头茄克衫,我就吃苞米花,我偏就是个作家,气死你!”下面热烈鼓掌,他说在掌声中他感到了放松和释然,仿佛从一个紧箍的壳子里解脱出来了。

我由此得出结论:为人作秀不可,为文人作秀更不可。

插图的尴尬

报刊杂志为美化活跃版面，刊稿之时常常索要作者照片，以求文图并茂，自成一趣。对此要求，我以往极为认真，挑选写真中自认为能让读者“看得过眼的”，小心奉上，供编辑们选用。

文章刊得多了，照片自然也用去不少，且从无一家刊物将原照掷还。除非你与编辑有特殊交情，并需反复叮咛催促，才能将用过之照极其艰难地，好似对你有多大恩赐似地退还回来。至于其他，则大都化作造纸厂制浆车间一个翻卷的浪花儿了。因此，检视旧照，精者竟所剩无几，除了集体照不便刊用外，大多属于龇牙咧嘴眉眼不清者。

慢慢就学得乖了，刊物再要照片时也会婉言地说：实在没有了啊，真的！那一脸的诚恳没有人不相信，但心里想的

却是犯不着拿自己的照片为编辑部卖废纸去压分量。

刊物自不甘寂寞,几次碰钉以后便另辟蹊径,再寻高招,自作主张地给文章配以别人之照。此法虽李代桃僵,有些差强人意,但那鼻子眼多少还有些像,所刊女郎之年龄气质也与文章相差不远。因而听之任之,不予理会。

文章越发越多,玉照也越配越靓,最后竟甩着如云长发,焕采生姿,美得让人眩目了。旧友来信,诧我昔日貌比嫫母今日竟能皓齿明眸,赞叹科学技术之发达,能做出此等成功之美容整形术。我写信解释,说此叶广苓非彼叶广苓也,众人才释然,始知现今杂志为吸引读者竟会玩此偷梁换柱的小把戏。我虽作解释,内心也难免有些小得意,得意自己有此星级美颜,乐得一哄读者。

我的“不计较”对某些刊物许是一种默认,一种无言的支持,自此编辑们不是按图索骥而改作按骥索图,于是我文章的照片便越配越美,越美越裸,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有一次针对我文章的题目“我是‘坏女人’俱乐部的”,竟配一张光着膀子睡在床上喝咖啡的,旁边注以作者名——叶广苓。裸者那搔首弄姿,玉软香温,色迷迷的迷朦姿态使文章风景大煞,亦使我视之汗颜。四顾无人,赶紧将杂志锁入抽屉,心里如作了贼般的发虚。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实在是幼稚可笑的,这本发行百万份以上的杂志岂是我的抽屉藏得住的?果然我的丈夫发难了,他敲着那张大照片问:得是你长得白?我说那不是我,你看清楚了?他说:谁又知道那不是你?我的学生都在下头传着看呢。我想,这事闹得是不好,

老师在讲台上师道尊着严，师母在杂志上举杯亮着肉，是让人有些难堪。就问他，你说怎么办？他说你去跟他们主编讨个说法，这样胡来怎么行！按陕西人的理解，“讨个说法”就是打官司，看来我是非得闹到公堂上去“求大老爷明断”不可了。打官司就得明手续，于是先去律师事务所咨询，又按格式起草诉讼书，及至一查被告的地址及总编即法人代表，刷地一下泄了气，那法人竟是文坛挚友，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，三天前他还哑着嗓子在我的办公室里闲侃神聊……我俩一旦对簿公堂，面对庄严之大法官，双方都会扑哧一笑，再难严肃得起来。这样于我非但达不到出气效果，反而会被闹得沸沸扬扬，使寂寞文坛又添乐子，为人们茶余饭后又添新话题。于是只好自认倒霉，作罢拉倒。偃旗息鼓之时又觉不甘，遂在电话里将杂志主编臭骂一通，权作雨后之雷。

如果说图片的刊登只限于我本人而不牵扯其他，倒还罢了，哪怕在一只狗身上注以叶广芩三字也无妨碍。问题是时时还扯上无辜，引出连锁反应，那就实非“讨个说法”所能奏效的了。年初，某杂志要“评论丈夫”，向我索文，我在交稿时唯独忘了谈照片之事，于是编辑们充当了乔太守角色，为本人匹配了一位或许他们甚为中意的丈夫。文章刊出后，本“丈夫”的两副全身大照呈特写状，甚为醒目，肉头脑袋，两只突眼，罗圈细腿，五短身材，一望便知系东洋特产，什么“夫君”，整个儿一个“太君”是也。我想写信给编辑部抗议此事，又想不妥，人家会说前番把你刊成美女怎不见提抗议，此番丑了（又没残疾）就不干了，莫非也跟作官似的，能上不能下，

能美不能丑？更何况看后页为××女士所配之夫，乃非洲黑种人，人皆不言，我何故在此吵吵，人虽不美，好歹种尚未变，认了罢！快快将杂志夹回家来，丈夫看了没说什么，经上次之教训，他说他已经知道办杂志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了，再不愿为此而伤神。但为此伤神的却大有人在，弟兄姐妹纷纷来信，问我何时将丈夫换任，此等大事为何不告知家中，纵然是搞活了，开放了，也不是这等活法儿，说换就换的。我只得向亲戚们一一写信，申明绝无换夫之事，又让丈夫在信后签名画押，以示确凿。后兄长来信说，此举不可多，一次足矣。我知道他指的是杂志的事，但听那口气，好像我真发生了婚变似的。

有鉴于此，特借贵报一隅，郑重声明：今后不管何刊何报刊我拙文，无论所配照片是俊是丑，是人是狗，均与本作者无干，敬请读者周知。

巧妇难为有米炊

每天清晨,我都向全体家庭成员征询:今天吃什么?丈夫说随便,公公说有什么吃什么,女儿说什么也不吃!三个人说的都是废话,都等于没说。

丈夫是最难侍候的,对他真“随便”了他会说我是凑和、应付,是破坏知识分子身心健康,说由于我饮食安排不当,使他的血脂胆固醇高出了常人的一百八十倍,身体里连一点维生素的渣渣儿也没有了。我说你以前也没有这多讲究,没这般娇贵,大块红烧肉一礼拜不吃两碗就丢了魂,如今怎成了这?甭说红烧肉,连鱿鱼海参也懒得睁眼看了,身为教书匠,尽管这几年被国家看得重了,也不至于张狂成这样子。我的公公今年九十有六,河北宝坻人,他说“有什么吃什么”,你千万不可以此当真,那不过是碍于公公与儿媳的情面,多少含

有客气成分在其中,事实是你做出了什么,他并不真的吃什么,有时只是点点筷子而已——明显的,不合口味儿。有一回电视里演评剧《杨三姐告状》,里面有个开生药铺的高贵和,说他吃的饭是“贴饼子熬小鱼儿”,老爷子便大念“贴饼子熬小鱼儿”的妙处,思乡恋旧之情溢于言表。贴饼子我做不来,熬小鱼儿自当可以胜任,当日便去菜市买来柞长非洲小鲫,用油煎了,用葱蒜烹了,精心做出,恭敬端上。老爷子吃了几口,说没有潮白河的味儿,一盘子鱼就全部推了过来。至于那位小的,则更让人莫名其妙,为保持体型,动辄挂出免食牌,罢食人间烟火,让你哭笑不得。我对她说,饮食之目的是为充饥协气,强壮肱股,小小年纪不可委屈身体,俟将来悔之晚矣。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我正与你今日同龄,那饿饭的滋味回想起来似犹昨日,那时终日被一个“饿”字困扰着……不待我说完,女儿便说:整天靠回忆过日子,妈,您是老了。我便无言。

是的,跟以前比是不一样了,变化之大让人吃惊,谁能料到几年前还吃香走红的粮票今天会变作一堆废纸;那买芝麻酱买碱面之类的购货本今天也再无处可寻了呢。饭桌上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,春卵夏笋,秋韭冬菁,讲的是时鲜与营养,就这,成员们还不满足,总觉不过瘾,要过什么样的瘾,谁也说不清楚。这就难了我,每天为一日三餐而苦苦设计,于是就出现了每日早晨的废话征询,于是就提着菜篮子悠哉悠哉地晃进菜市,什么都想买,什么也都不想买。物质是极大的丰富了,市场的货物穷极海陆,凡是你想到的,几乎都可以

买到(当然,腰包必须充盈)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货物的流通,以致广东、上海的菜市与西安的菜市竟没了区别,城市市民在吃的差异上越来越小,人们的胃口也越变越刁,主妇们的饭食便也越做越难。

今年中秋,我推陈出新,制作中西合璧菜肴一桌,以博夸奖。孰料,饭菜所剩大半,有的竟然原封未动,这使我很伤心,王隐晋书曰,何曾食近万钱,犹曰无下箸处也,我家食虽不足万钱,竟也无下箸之处,这便是饱后思味,浓淡之境都消的道理吧。饭桌上,谈及晚报的庞进说西安有卖窝窝头、搅团一类吃食的饭店,全家人立时反应强烈,老爷子让无论如何得问问庞记者,窝头店在何处,说这才是正经吃食,那无滋无味黑不溜秋的破海参实不能与之相比。又云颜子箪食瓢饮不改其乐,正所谓悠长之趣不得于浓醪,而得于啜茗饮水之余,固知浓处味短,淡中趣真是也。我说那东西很贵,听说一碗搅团卖六七块钱。女儿说不贵,饭店里一盆玉米汤也一二十块呢,遂对搅团格外关切盼望。我则想,花六七块钱买碗搅团,这事搁前几年未免滑稽,但今天却成了事实,真是让人有点说不明白了。食者乃万物之始,人之所本,政府的头头们极明这个道理,像我每天征询菜谱一样,他们每天盯的是老百姓的菜篮子,唯恐其不满,唯恐其单调,然而天有六气,降生五味,却不知百姓有百姓们的口味,主妇有主妇们的苦衷:无米为炊时难,有米为炊时亦难。

冯家的猪

佛坪自然保护区内的三官庙，地处秦岭腹地，这里山大沟深，极少人迹。村民冯保泰家养的一头母猪，去年、今年连下了两窝野猪崽，这在地来说似乎也算不得奇事，却引起了保护局及野生动物研究机构的注意。

我们赶到冯家的时候，正好看到几头小野猪正拱着它们的母亲吃奶，小猪个个活泼且野性十足。女主人胡秀英对这窝野猪崽很不满意，催促保持局的小刘赶快把这窝崽崽子领走，因为它们将母猪的肚皮都咬烂了。冯家仅此一头母猪，全指望其下崽吃肉呢，却不想弄了一窝这吃不中吃看不中看的東西。胡秀英说，这头母猪已养了七八年，去年下了一窝六头，其中只有两只为野猪态，谁想今年下了十一个，都是野的。我们细看那些猪崽，果然与众不同，身上有红线，腿长、

嘴长、耳朵竖起，凶得厉害。试想数月后再长出那长长的獠牙来，实在不是件多么惬意的事情。有养虎为患之说，料想养野猪较养虎也好不了哪儿去，便问女主人，野猪肉可好吃。胡秀英说，去年那两头，稍大一点点就养不住了，杀了吃肉，怪味倒是没有，就是膘少、发柴、肉丝丝太粗，不好吃。

看再圈内的母猪，安安静静地卧着，亮着伤痕累累的肚皮任着子女们去撕咬，其母爱精神实让人感动。为“爱情”付出如此代价，也算对得起浪迹山野的“夫君”了。主人说，由于冯家单独一户住在沟里，附近再无人家，这头母猪到了发情期便越圈而逃，漫山遍野地逛，他们经常四处寻找，找见了就回咬，找不见就由着它去跑。有一回，冯家小女孩上山寻猪，迎面看见一头高大凶猛的公野猪与她家的母猪相伴而归，她吓得掉头就往家跑，回家许久，喘息未定，偷看门外，野猪将自家的猪一直送回圈内，徘徊许久方才离去。

于是大家都夸野猪有“骑士风度”，保护局搞动物研究的小刘却将各种数字、资料认真记在小本上，因为这中牵扯到了一个遗传与变异的课题。混交种通常指同种内不同宗、品种、品系、变种间杂交产生的后代，冯家的猪崽即属此种情况，即在遗传上具有不同性状的宗代的子代。这些杂种可作为培育新种的种源，对于进化的发生十分必要，在生物学上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这窝不着冯家喜欢的杂种，说不定是一窝宝呢。

重要的是参与

我所在的单位要参加全系统举办的职工运动会,各项比赛均有参与,唯独游泳项目空缺。工会干部老罗各科室广为搜寻,希求得浪里白条,为本单位争光。无奈同僚多系北人,于江河湖海素无染指。赛期迫在眉睫,在“重要的是参与”口号的鼓励下,一通紧锣密鼓之后,推举出参赛者三人,即领导老米,科级干部大李和南人小毕。初时三人均面有难色,经老罗反复教育,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,并许之以种种好处,包括小毕煤气罐的解决和大李十九岁的儿子可以在“六一节”继续领到单位赠送的纪念品以及每人多发三个月洗澡票之类。因此,三位的精神状态变得空前的好,老米说他游泳技术其实不错,儿时在水坑里扎猛子,能憋半袋烟工夫,这功夫长年不露,无外是君子之才华,玉韞珠藏,不可使人易知罢